

自我与自我发展的理论研究

陈 国 典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自我是人类个体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人类个体行为的动力源泉。心理科学对自我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自我结构的研究,通过对自我结构要素的分析来认识自我的本质,并为自我的操作性研究指明方向;二是自我的发展研究,探索人类个体自我的发展进程及影响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儿童个体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自我;自我意识;自我概念

中图分类号:B84;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6-0080-05

一 自我的结构性认识

自我是指一个完整的个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存在。自我(self)在英文单词中作为前缀,用得极为普遍,它表示人类存在的各种状态和个体的种种行为。从语法上讲,这些辞条是些反身名词和形容词,涉及与自我有关的种种认识状况、态度、情感及个人行为等范围。而作为后缀,其运用范围较窄,出现在重要但数量有限的某些反身代词中,如“myself”、“himself”、“herself”、“ourselves”和“themselves”。虽然在许多研究自我的心理学著作中时有出现,但并没有被自我心理学所认同。在西方心理学著作中与“self”一词一样被常用的是“ego”,后者使用时更倾向于自我的结构性研究,如弗洛伊德、皮亚杰及洛文格(Jane Loevinger)等,前者更倾向于自我的社会文化解释,即认为自我的形成是“自——他”互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心理科学中,由于研究者的认识角度的差异,自我(self, ego)又分化出几个重要的概念:角色(role)、角色采择(role taking)、自我概念(self concept)、自我防卫机制(ego defenses mechanisms)等。在自我研究中,不同的概念意味着一个特定的领域。

自我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如何理解这个人,首先从

自我的结构分析入手。

弗洛伊德是一个“自我”理论家,他把人类的精神世界划分成三个区域——“本我”、“自我”、“超我”[1](138—154页)。“本我”是与生俱有的,是完全无意识的,是人类生命活力的源泉,是“自我”和“超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其表现本质就是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快感。由于本我在现实条件中不可能永无休止地得到满足,因此一部分本我经历特殊的发展,就分化出带有一定理性的“在伊特和外部世界之间作为一个调解人”来活动的“自我”。同时,个体在“自——他”互动中把父母和教育者的行为规范通过“自居作用”内化成自己的“良心”,即从本我和自我中分裂出人格的最高层次——“超我”来。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心理由两个基本力量对抗构成——盲目本能欲望总和的本我和家庭、社会禁令内化总和的超我。而超我常与本我、与保持本我超我之间平衡的自我发生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自我”陷入了无创造性、无自主性的被动地位。因此,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自我的前途非常暗淡。与弗洛伊德相反,马斯洛(A. H. Maslow)认为人具有向善的倾向,每个人的自我前途都非常光明——“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马斯洛与弗洛伊德一样把人看成

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采用整体分析法来研究人。二者的区别在于弗氏把人看成是一个本能性的生物,而马氏则认为人是一个有思维、有感情、有自我实现潜能的个体。马斯洛认为人即使有动物本能也极易通过学习、文化期望等把它埋没。实际上人类所有需要都已本能化了,只是各种需要的强度不同。他把人类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要(safety needs)→从属和爱的需要(belonging needs & love needs)→尊重需要(esteem needs)→自我实现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eds)。个体的发展就是按照这个由低到高的层次逐渐演进的,而自我实现则是人类个体自我发展所要达到的最高水平。什么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就是个人自身中的统一、完整及协同的一种不间断的倾向,是使自己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达到自我潜能的最高的倾向。

一些学者认为:对自我进行人格结构式的内部要素分析,只是提示了人类个体的“小我”,而忽视了人类个体在与社会文化互动中所形成的“大我”,对自我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因而有必要把自我放到“自——他”的互动过程中分析。詹姆斯(W. James)曾把自我分为两种——客体自我和主体自我。前者即被知者或被认识的对象,后者即知者,按莱因斯利(Rinsley, 1962)的说法,就是“一个行动者”。在此意义上,自我由诸如思考、回忆、理解等一系列能动过程所构成。不管客体的我还是主体的我,都是在“自——他”互动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这种区分实际上包含了传统发展心理学对个体身心发展过程的研究及现代自我心理学研究两个领域。现代自我的研究是在前人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倾向于用文化及跨文化的方法来解释,这并不排除结构理论,但研究的方法论却发生了转变。例如弗朗西斯·徐(L. K. Hsu Francis)提出了自我结构的心理平衡同心圆(PSH),就是采用社会文化方法分析自我的典型代表[2](30—40页)。

- 7. 无意识
 - 6. 前意识
- } 弗洛伊德的
- 5. 不可表达意识
 - 4. 可表达意识
 - 3. 个人的社会与文化
 - 2. 有用的社会与文化
 - 1. 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
 - 0. 外部世界

第七层和第六层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无意识”及“前意识”的内容,包括被压抑和半压抑的心理成分;第五层“不可表达的意识”是因其内容通常隐藏在个人内心中不愿让他人知晓;第四层“可表达意识”是那些可传递给他人的观念、情感、动机等心理内容;第三层是每个人对其有强烈依恋感的外部世界之一部分(不同文化环境的

差异极大);第二层是以角色关系为本质特征;第一层由人、文化规范、知识和人工制品组成,但这些内容与个人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甚至可有可无;零层即最外层是其他社会的人、习俗及人工制品,个人很少接触或只有错误的认识。当然,弗朗西斯·徐并没有揭示出自我结构中的具体内容,他只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自我的方法论。

詹姆斯的“客体自我”及弗朗西斯·徐的“心理平衡同心圆”都强调自我的沟通性,即自我与自己的沟通和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沟通。这种沟通性特征就是自我心理学研究中“关于自我”概念的研究。自我概念是指自我关于自己及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外部物质世界关系的观念性认识,是一个关于自我信念的组织。如我们常问“我是怎样一个人”、“我的朋友是怎样看我的”、“我在这个群体中处于什么位置”等。国内外心理学者对自我概念也从类型和结构上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类型分析而言,阿科夫(Abe Arkoff)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将自我分为“主观自我”(subjective self)、“客观自我”(objective self)、“社会自我”(social self)及“理想自我”(ideal self)四种,并且通过“自我洞察”(self insight)、“自我同一性”(self identity)、自我接纳(self acceptance)、“自尊”(self esteem)及“自我暴露”(self disclosure)五种品质来衡量自我的发展水平[3](1—10页)。这种分析为理解自我概念的本质及研究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针对这种类型的划分,心理学家们编制了许多研究自我概念的“自我同一性测量表”、“自尊量表”、“自我悦纳量表”等,使自我心理的研究涌现了大量成果。为了更深一步认识自我概念,许多心理学家运用因素分析法对自我概念的结构内容进行了广泛探讨,如中国的黄希庭等对大学生自我概念结构的研究[4]。西方心理学界关于自我概念因素的一般模型,具有代表性的是由希尔森(R. J. Shavelson)等提出的[5]。这一模型为自我概念的层次结构认识开创了先河,激发了众多心理学者后来的研究热情。

二 自我发展的阶段

鲍德温(J. M. Baldwin)在《儿童与种族的心理发展》(1895)一书指出,不论对个体还是对种族来说,意识的出现都是存在阶段性的。在他看来,儿童要经历一个从自我中心到主观自我,然后移情到社会性自我(empathic social self)的辩证发展过程。要是没有别人的影响,以持续不断地修正儿童的自我观,那么他们的人格将难以得到发展。鲍德温同时指出,早期经验不能一成不变地确定一个人的人格倾向,“人格是不断发展、永不停止的,是一个不断获得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逐步地与他人及社会传统和谐统一的过程”[6](62—65页)。关于自我发展及发展阶段的辩证思想在接下来的众多心理学家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挥。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虽然强调

儿童早期经验对人格的决定作用,但后来的追随者们却将注意力转向了社会文化因素。如阿德勒(Alfred Adler)在《儿童教育》(中译本,1937)一书中指出,要提倡儿童多与人交往,获得各式经验,尝试各式成功机会,这样他就可以养成合作、自信、快乐、客观等良好品格。与弗洛伊德不同,他提出了创造性自我的思想,即人在塑造自己的人格和命运时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动力量,一反弗洛伊德的自我侏儒形象。艾里克森(Erik Erikson,1963)虽然承认生物因素对人格发展的重要性,但更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地位,强调自我的自主性,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发展变化的八阶段理论。八个阶段依次发展,每一阶段都须发展特定的自我能力,而自我能力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力量与自我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危机解决性质:(1)口唇期:信任——不信任;(2)肛门期:自主感——羞愧感;(3)生殖器期:主动——内疚;(4)潜伏期:勤奋——自卑;(5)生殖器:自我同一——角色混乱;(6)成年早期:亲密——孤独;(7)成年期:贡献感——无能感;(8)老年期:自我完整感——失望。虽然有人批评艾里克森的阶段发展理论缺乏科学实证的支持,但是由于他的理论第一次完整地各个年龄时期自我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因而被心理学界誉为自我心理学的典范。如果说艾里克森的理论带有粗放性的特征,那么另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玛勒(M. Mahler)则对幼儿自我的发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对艾氏的“信任——不信任”阶段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她与她的合作者对 38 位正常婴儿及其母亲,从出生 1 周开始观察,一直持续到 36 至 48 个月。在《论人类共生和个体化变迁》(1968)及《人类婴儿的心理诞生》(1975)两本著作中,她深入地描述了婴儿自我发生发展的过程。她认为儿童从出生到三岁之间自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1)我向阶段(autism):从出生到 4 周。此时婴儿完全被他们的内部状态所吸引,极少觉察到外部环境。婴儿没有目的,不能区别自我与对象(母亲)。(2)共生阶段(symbiosis):从 1 个月到 4 个月。此时婴儿在喂奶之前就会转向母亲,这似乎表明婴儿已经觉察到需要的满足来源于外部,但这只是一种模糊的意识,他们虽热爱母亲,却把母亲看成一个和他们没有分化的部分,即他们自身的延伸部分。不过婴儿从母亲对其需要满足的条件性控制中,反复体验愉悦与痛苦的经验,从而促进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与外部对象的感觉加以区分。(3)分开——个体化阶段(separation-individuation):从 4 个月到 36 个月。分开是指一种心智的和情绪的内部养成,在此状态中儿童学习把自己和母亲区分开来。个体化是指儿童把他们自己感觉为分开、独立和自主的个体。玛勒将此阶段分为四个亚阶段。第一,分化亚阶段(4—9 个月)。婴儿能从他母亲的共生中分化自

己的身体表象。具体表现为儿童尝试和母亲分开,或将母亲与他人比较,产生了一种“陌生人的焦虑”。第二,实行亚阶段(10—15 个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儿童稍稍离开母亲很短一段时间,作为个体化的第一步,但主要兴趣还是在母亲身上,如把兴趣专注于母亲所提供的物体上——玩具、奶瓶等,但当母亲离开时则会产生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第三,恢复协调亚阶段(16—24 个月)。此阶段儿童积极努力和母亲分开及个体化(认知及动作能力发展促使独立性增强的结果),但同时又往往出现攻击性抗拒,如对母亲的要求几乎完全用断然语气“不”来回应,但与母亲分开又会引起持续的不安全感,这就是协调危机。第四,分离——个体化阶段(2—3 岁)。随着儿童言语、动作及认知能力进一步发展,此阶段出现了两种成就:一种成就是儿童个体化的加强,即儿童自己的独立活动获得了不断增加的满足感;另一种成就是情绪对象的恒常性,即感到母亲是一个恒常不变的热爱和信任的对象。总之,分离——个体化阶段使儿童最终形成了自我概念,产生了一个具有稳定意义的“客体自我”。玛勒的耐心及精致分析令人敬佩,她使我们能清晰地洞察人类个体自我的起源,其理论本身也填补了原精神分析理论与儿童生态式样的裂隙。

婴儿自我概念的形成并非意味着自我概念不再发展。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的发展水平及内容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我国心理学者韩进之等在对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儿童青少年自我评价、自我体验及自我控制三要素的发展存在着四个明显的发展转折期:第一个转折期在 4 岁左右,第二个转折期在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第三个转折期在小学五年级到小学六年级,第四个转折期在初三到高一〔9〕(448—449 页)。转折期间意味着这一时段内发展速度加快,前后差异变化大,而在其它时段发展变化较少或相对稳定。

自我概念是在“自——他”互动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初它是对个人的和才能的简单抽象认识,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复杂化,并逐渐形成社会的自我、学术的自我、身体的自我等不同的层次”〔10〕(312—315 页)。由于内容庞大,这里不作详尽介绍,在此仅就塞尔曼(Robert L. Selman)关于儿童社会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发展阶段理论来解剖三岁后儿童自我发展的历程。观点采择是个体区分自己与他人的观点、情感,并进而根据当前或先前的信息对他人的思想、情感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塞尔曼认为个体观点的采择分为六个阶段。

阶段 0:自我中心的社会观点采择(egocentric social perspective taking: 3—6 岁)。儿童能认识发生在他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但此时期的儿童往往把他人和自己的观点相混淆。在同样的情境中,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他人的

感受与自己的感受一样,因此,他们还不能认识他人的观点与自己不同。

阶段1:主观的社会观点采择(subjective social perspective taking:6—8岁)。此阶段儿童已能意识到他人的观点与自己的看法也会不同。然而,他们还不能同时接纳他人和自己的观点,也缺乏从他人的观点中认识自己的能力。

阶段2:自我反省的观点采择(self-reflective perspective taking:8—10岁)。此阶段儿童发展到了相互理解,即相互把对方当成活动的主体,而这种对方把自己看成一个主体的意识会影响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表现。此时,儿童已能通过他人的观点来认识评价自己。不过即便如此,儿童还不能同时考虑自己和他人的观点。

阶段3:旁观者观点采择(third-person perspective taking:10—12岁)。此阶段儿童能同时认识自己和他人的观点,他们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自己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相同的观点。

阶段4:社会和习俗系统观点采择(qualitative systems level of perspective:12—15岁)。此阶段的少年已认识到与他人共享的观点,这些观点支持了他的社会地位,它们是由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态度及各种信仰等构成。于是此阶段的少年开始用社会系统的信息来分析、比较、评价自己的和他人的观点。

阶段5:符号相互作用的观点采择(symbolic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taking:15岁以上)。此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发现了社会观点的相对性,他们的观点是自己采纳的,并超越了社会的约定俗成界定。

塞尔曼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儿童自我发展过程中与社会、与他人互动的重要意义,开辟了自我发展研究的新领域。

洛文格(Jane Loevinger)对自我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他通过对自己及他人的研究成果的分析,把儿童自我的发展总结成了10个发展阶段[11]。①前社会性:其主要特征就是“物我的分化”,建立客体世界的永恒性。只要儿童还处在物我未分的状态之中,他们就是“我向性的”(autistic)。②共生阶段:即使儿童形成了客体世界的稳定性,但仍保持一种与母亲的“共生性”(symbiotic)关系,独立的个体意识在此阶段逐渐发展,而一旦形成便进入下一个阶段。③冲动阶段:独立个体意识的产生使儿童表现出冲动性行为倾向,如断然说“No”及“Do it by self!”这些冲动会受到成人世界的强制性控制。④自我防卫阶段:通过前一段的强制性控制及儿童自身的活动经验,使儿童懂得存在许多规则,为避免惩罚而学会了利用规则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此阶段也有了自责的意识,但往往要么把责任外化到他人或物质环境,要么就是把

错误归之于自己的某一部分,如说“my eyes”,“my figure”,这也许能说明此阶段儿童为什么许多有“假想伙伴”(imaginary companion)。⑤遵从阶段:此阶段主要特征就是由于群体的支持而接纳群体的规则,并用此来评定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群体规则使他们对个别差异并不关注。⑥自知阶段:此阶段与前阶段存在两个显著的差异,一是自知的发展,认识到自己并不总是符合社会模式的要求;二是对环境各种可能性的鉴别。此阶段儿童认识到了选择性,允许例外及偶然性。例外的认识为下阶段打下了基础。⑦良心阶段:此阶段完成了规则的内化,而并非群体的支持,因而他们具有真正分化的自我反省能力,而不是把责任外化于环境及他人。⑧个人主义水平:出现个体差异及环境复杂性的思想,并体验到更多复杂的内心冲突。⑨自主阶段:此阶段主要是认识和处理内部冲突的能力得到发展。在此阶段许多人有了某些角色和职业概念,认识到在不同的角色中其机制有差异。⑩整合阶段: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预示着对自主阶段各种冲突的某种超越。洛文格认为此阶段的最好描述就是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的人的论述。洛文格的阶段理论就如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一样,年龄特征不是他关注的问题,他关注的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自我发展本身会经历怎样的顺序阶段。不同个体由于自身的经验及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加之先天潜能的差异,最终达到的阶段也会不一样。

三 展望

自我概念的结构理论是一种元素分析,为我们理解自我的本质及研究个体自我发展的具体形态指明了方向,但结构理论不足以让人对不同人类个体实际的自我水平加以掌握。自我发展理论在自我结构理论的指导下,对不同年龄段的个体自我发展水平的研究,正好填补了结构理论的缺陷。未来自我的研究必须是结构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协调统一。正如80年代以后,Harter在自我概念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自我研究应注意两点,“首先要把涉及具体领域的能力自我概念和普遍的自我价值信念加以根本的区分,要重视具体成份自我概念的测量”;“其次,要评价儿童的自我概念水平必须考虑其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不同的年龄阶段儿童的自我概念的成份要素是不同的。随年龄的增长,其自我概念的成份会不断增加,儿童对自我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和完善”[12]。

除了结构和发展研究统一外,未来的自我研究的趋势就是打破传统自我研究中研究者的个性化倾向,即各个研究者只分裂地研究自我要素的某一方面而违背自我整体结构性实质。研究者的个性倾向正是造成当前有关自我概念认识混乱的原因。例如:皮亚杰对智慧发展的研究、塞尔曼对社会认知的研究、斯登伯格对智力风格的研究

研究以及性别角色、延迟满足、归因、人际交往等等研究,都属自我范畴的研究。但过去研究者都是各占一个山头,各打一面旗。因此,未来自我的研究有必要整合过去

个性化的研究领域,尽快建立“自我发展心理学”的科学体系,使人们能对“自我”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英)马克·柯克. 人格的层次[M]. 李维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2](美)马塞勒. 文化与自我[M]. 任鹰等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 [3]Abe Arkoff. *Psychology and Personal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 [4]郑涌,黄希庭. 自我概念的结构[M]. 转引自:大学生自我概念维度的因素分析[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5).
- [5]Shavelson, Hubner & Stanton. Self-concept: validation of construct interpretation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6,(46).
- [6]朱智贤,林崇德. 儿童心理学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7]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63.
- [8](美)玛戈·B·南婷. 儿童心理社会发展[M]. 丁祖荫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9]朱智贤.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M]. 北京:中国卓越出版社,1990.
- [10]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 [11]Jane Loevinger. *Ego Development Conceptions and theories*. Josey-Bass inc. publishers. 1976.
- [12]周芹. 自我概念理论的教育实践意义[J]. 教育科学,1999,(3).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go and Ego Development

CHEN Guo-dian

(Education Scienc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Ego is an essential feature that distinguishes human beings from animals and a power source of individuals' action. Psychology researches into ego mainly in two aspects: one is ego structure, that is, to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ego and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in ego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its structure, and the other is ego development research, that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human individuals' ego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ldren's individu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ego; self-consciousness; self-concept

[责任编辑:王永政]